

岁月回响 SUYUEHUIXIANG

杀年猪

□九歌

记得小时候,屯儿里家家养三五口猪。小的叫猪羔子,中溜的叫半大子,瘦的叫克郎儿,胖的叫肥猪,留着下崽儿的那是老母猪。

东北年关,猪羊一刀菜。猪大了上足膘就要挨刀了。头天晚上,全家人兴奋得睡不着觉,拍指备齐第二天杀猪用的家什。

大清早,院子里的积雪被主人踩得“嘎吱、嘎吱”地响,从前街请来杀猪匠,从后街借来猪挺棒(挺子),东西两院邻居跳过隔壁墙来帮忙。一时间,院子里的人忙乱起来。男主人手里攥一把绑猪蹄子的麻绳,杀猪的袖着手,胳膊窝底下夹把一尺来长的镋刀,小孩手里捏根儿细线绳,等着扎吹鼓了的猪尿脬,女主人端着食盆,把猪引到院心,瞅着自己干一把稀一把喂了两三年的猪再吃上几口儿,手里摩挲着猪脊梁,心想着刚抓到猪崽儿时的光景,甩下几颗不舍地泪滴。等不得猪吃完,几个壮汉一拥而上,扯腿的扯腿,拽尾巴的拽尾巴,按的按绑的绑,三下五除二,把猪绑个结结实实。抬上木头桌,四蹄当间插根木棒别着,两头各有一人压着。一刀见红,一盆猪血,一锅开水,一个多时辰的工夫,血脖、酸菜、血肠下锅,找来吃猪肉的客人上桌,坐在烤屁股的炕上说着、笑着、闹着,没话找话,问问斤两,问问喂了多少天数,口里吃肉也不闲,东扯西侃着下酒。六十五度小烧,辣得直吧唧嘴。

小孩儿挤上地桌,白白的肥肉,一两块儿就腻住了,夹几块血肠,盛半碗小米干饭泡两勺烩菜汤,两手捧着舔碗边吃,撑得直打嗝。吃饱了,杀猪这家人孩子,从墙上摘下还没干的鼓鼓囊囊的猪尿脬,拿到当街和小伙伴们当球踢。

当晚,累了一天的男主人酒劲涌上来躺炕稍睡了,女主人下地把猪肉一块一块搬过来,摆上案板,瘦的片下来,皮剥下去,切成色子块儿,把肥肉放锅里熬油,熬好盛进油坛子,留着一年熬菜用。剩下的油渣叫油滋子,熬油时肉在锅里滋了滋了响而得名。油渣既解馋又不腻,尤其是在油锅里炼熟的腰子、心、肝、肺等,趁热扔嘴里,一咬,冒股热气儿。

一口二百多斤的肥猪,去了请客,去了熬油,剩下四个猪膀胱和几小块肉。省细人家把猪膀胱烩八分熟,用面袋子裹上,扔大酱缸里酱。肉切成长条,系上麻绳拴锅台上方的梁上,做了咸腊肉。来人请客切一盘酱肘子,那是很有面子的一件事。五黄六月,小园里豆角熟了,从房梁上取下腊肉,切几刀,炆锅,腊肉味满屋子撞。说实话,肉味儿打鼻子上呛人,一点也不好闻。腊肉炖出来的豆角挺好吃,香,烂熟。

那些年月,各家各户不管日子怎么清苦,只要过年能杀口猪,大点小点都没啥,全家老少能吃个全科,年头年尾能接续上油吃,人们就会感到无比富足。



骨铠甲片

□辛伟

望海屯遗址是黑龙江省新石器时代末期较典型的遗址之一。它在建国前就被群众发现,后来遭到日寇的盗掘和破坏。遗址位于肇源县境内,距哈尔滨市西50公里处,松花江北岸。这一带是广阔的松嫩平原。望海屯遗址范围较广,文化堆积层厚,遗物也很多,地表不仅有新石器时代遗物,还有渤海遗物及辽金城址。由于日寇的盗掘和扰乱,对其层位关系的了解,造成一定的困难。遗址地表厚0.4米;其下为黄土层,包含渤海文化遗存;0.6米以下为黑土层,属新石器时代文化层,厚者达2~3米,并发现有新石器时代的墓葬、土穴住址和大量的动物骨骼。

墓葬共发现4座,距地表最浅的1米,最深的3米。最深的一座墓中,人骨的胸腹部发现有骨制甲片,推测这种骨制甲片是护身的一种工具。墓葬里出土的人骨及陶罐,均涂有朱色,或与当时人们的宗教信仰有关。

骨铠甲片于1941年出土,系用动物的肋骨磨制而成。计5片,均残。为长方形薄片,每片边角处均凿有小孔,或两三孔一组,或单孔排列,均呈等距两两相对。这种有规律的排列,应与铠甲结构有关。规格不一,长6.6—17.4厘米,宽1.2—2.4厘米。

望海屯遗址出土的遗物石器非常少见,而陶器极为丰富,并发现有大量的各种兽骨,如狗子、鹿、马、猪、牛等。此外还有不少的水生动物如鱼、甲鱼的骨骼。居住遗迹在距地表2米深的沙层中,堆积烧过的木炭,炭堆上放置一个陶罐,旁边还有三条完整的鱼骨。从这些材料看,当时的人类有多种经济生活方式,渔猎和牧畜,并且这一时期的人类过着聚居的生活。由文化层堆积的厚度可以看出,当时的人类数代在此繁衍生息,是较大的定居村落点。

(本版稿件及图片均由黑龙江省博物馆提供。)



中华巴洛克街区

□万冲



老道外中华巴洛克。

者甚少。我问一位来自南京的小伙子,来这里看什么?他说,看建筑哇,这么多好看的建筑集中在一个地方还是头一回遇到。问上海人,问北京人,问来自马来西亚的姑娘们,大家都说:看建筑哇。

老道外市民张树波说,老道外本来就是最有气的地方儿,也是最贴近地气的地方儿,当年它是除了达官贵人、大商巨贾之外,寻常老百姓也喜欢待的地界儿,这里弥漫着平民的气息。一对台湾来的老夫妇看到冰糖葫芦,不假思索地买来品尝,那种满足感一定是想起了小时候。三位在哈尔滨上学的女大学生结伴而来,她们围住了做糖画的小摊,几乎是屏息地等待三幅糖画的面世,当三只动漫猫握在手上时,她们彼此都感觉到这个世界的纯净。一对中年男女喝起了摔碗酒,豪饮之

后狠狠一掷,那碗立马稀碎,此一摔的含义,让每一位各自理解去吧。

中华巴洛克街区有着道外区的特色圈楼。只要人站在那里,便有了生活场景,这种假想是抑制不住的,比如穿旗袍的太太,比如穿马褂的职员,比如修理钟表的、剪头的、买大碗茶的、磨菜刀의。

这就是生活,生活可以是快的,有压力的,但回忆别人的生活则可以散漫的、轻松的。在寒舍客棧的团聚区,三两年年轻人喝着咖啡、上着网、看着书,我一进屋,服务员便把一杯热的柠檬水端到面前,果然是一个温馨所在,手暖了,心也暖了。生活着,发现着,散漫地思考着,这也许是现代人的一种追求,有时,我们做不到,但有了中华巴洛克街区,我们便能做到。

冰滑子冬趣

□马雁凌

磨唧唧,恳求父母给做一双冰滑子。

记得8岁那年冬天,我不止一次缠着父亲说:“爸,人家都有冰滑子了,就我没有,你也给我做一副吧。”父亲不紧不慢地说:“谁哪有冰滑子了?”“不信你问回去。”父亲说:“行了,我也不去问了,别人家孩子有的,我大闺女也得有。爸给你做去。”父亲拿过邻居家男孩子的冰滑子看了看,立刻着手给我做冰滑子。

父亲把一块木板用刨子推得溜光锃亮,比量着我的鞋子大小,用锯拉开木板;还把木板的四个角磨圆,看起更像鞋底。父亲把小钉子分别钉在前尖、后跟的边缘上,再把两根崭新的粗铁丝顺着木板在相距五厘米左右的位置上固定好。在木板两侧分别钉上两个小铁环,父亲拿着细麻绳正要穿上,母亲见了,找来一双长长的草绿色鞋带代替了麻绳。这副滑子比别人的秀气得多。至此,我也有了冰滑子。

上了大坝,再下大坝。我终于来到了这个天然冰雪场。一大群各个年龄段的孩子们正在热火朝天地享受冰雪带来的快乐。仔细一看,几乎人人脚下都绑着冰滑子,滑来滑去,你追我赶,像哪只踩着风火轮。孩子们有的玩老鹰捉小鸡,有的玩打雪仗,有的堆雪人,有的支冰爬犁,有的比赛。玩的忘记了一切,玩的忘记了时间。直到有两个家长站到大坝用威严而不失慈爱的声音喊自己孩子:“几点了?看不见天黑了?还不回家吃饭?再这么疯,看明天不把冰滑子填灶坑烧火!”孩子们一听立刻爬上北大坝狂奔各家。

那时,距离我家不远有一个杂货铺,因为是个老人经营,所以我们就叫这个小铺“老头组”。一次,母亲要包饺子,却发现酱油不够了,就拿三两角钱,让我去“老头组”打酱油。因为能穿冰滑子,还能剩下零钱,所以我兴致很高。我立刻穿上棉猴,围上兔毛围巾,戴上棉猴帽子、手闷子,把挂在板障子上的滑子拿下来,仔细地绑好鞋带,这才拿着酱油瓶子,穿着冰滑子去“老头组”打酱油。

打完酱油,还剩一角多钱,买了几块大虾糖,这才按原路往回滑。那时,我刚学会穿冰滑子不久,还不得要领。越不会滑,越想滑,连住空就想往上试试。

一开始,滑的还算顺利,几次前仰后合,都被稳住了。我家通往“老头组”的那条路是一条主干道,是能并排跑两挂马车的土路,路两旁是半米深的壕沟。冬天,壕

哈尔滨老道外的中华巴洛克街区,从南三道街到南头道街,从东北总督府到桃花巷,其间的辅合茶院、仁和水、同义福、仁义巷、新市巷、染坊胡同,游人每迈开一步,都会不小心踏入一则故事里。

当中东铁路横穿哈尔滨之后,欧陆样式的繁华便呈现在洋人聚居的道里、南岗,本土民族企业家、小商贩、手工匠人集中居住的道外也踏上了经济繁荣的列车,把道外建设成了既体现时代印记和欧陆风情,又彰显中国传统文化特色的现代都会。

中华巴洛克街区,它所散发出的浓郁的建筑风格极具特色。哈尔滨乡土学者孙荣欣老先生说,源于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巴洛克建筑,在国内并不鲜见,在哈尔滨尤其不少,但象中华巴洛克街区这样,在巴洛克建筑的躯体上移植了花样繁多的中国元素,则是在任何地方也找不到的。资料显示,当时的民族资本家和其他工商业者,很多都是来自关内各地,在文化上集聚包容性,他们既欣赏巴洛克风格的美感,又执着于中华文化中知和平衡的美学,他们不但在建筑的立面上融入中国元素,装饰上牡丹、蝙蝠、金蟾等中式符号,还把巴洛克建筑样式改造成纯粹的楼式四合院,院内的构件则完全是改良后的民族模式,这就是我们在影视剧里时常看到的圈楼,红砖楼房外挂木制楼梯。这种杂糅的建筑样式在国际上恐怕也是绝无仅有的。学者杨明生认为,此现象既体现老哈尔滨人兼收并蓄、包容借鉴的发展理念,又说明老一代移民无论走到哪里都坚守着文化传承和民族傲骨。

今年,从十一黄金周到初冬的第一场雪,我多次来到中华巴洛克街区,虽然偌大的街区不乏游人,但相较哈市区内其他景区,显然还是太少。几家俄罗斯商店里顾客总是稀稀落落,咖啡馆、茶铺更是门庭冷落,饭店倒是有的火热、有的落寞,毕竟民以食为天。有些老字号饭店厨艺也是相当了得,留在舌尖上的味道可以让人品咂多日,但是,除了哈尔滨人,还是知

小兴安岭的冬季长,结冰期大约6个月;但是,漫长的冬季,零下三四十度的严寒,却挡不住林区人的热情,挡不住孩子们的天真快乐。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,冬季是林区木材生产的黄金季节;冬季是孩子们的欢乐季节。工人们巧妙利用冰雪集材、运材;孩子们利用冰雪游戏玩耍,大孩子们都把冰雪运用到了极致。

那时,孩子们的游戏有那个时代的特点:冬季有冬季的玩物和玩法:抽冰尜、堆雪人、支爬犁、滑冰、打冰球;其中最普及的是支爬犁。这种爬犁由一大一小组成,大爬犁刚好能坐上一个孩子;前面是个A4纸大的小爬犁,一大一小两个爬犁用一根小木方连着。双手各握一根半米长的杆子。孩子坐着大爬犁,双腿伸开,双脚放在小爬犁上,坐好后,用力一撑两根杆子,爬犁就飞快地滑走了。当然,孩子们最喜欢的当属冰滑子。冰滑子也叫脚滑子。

冰滑子是用两块二厘米左右厚的比鞋稍大一些、稍宽一些的木板做成的,滑子贴地的一面用铁钉镶两根8号线粗的铁丝;两侧钉着小钉子,弯回去,穿上细麻绳绑在脚上。孩子们穿上冰滑子,一脚踏出去,滑出足有半米远,再蹬一脚,又滑出有半米远,又快又惬意。半大孩子,小学生,几乎人人都有。不仅男孩子有冰滑子,胆大些的女孩子也有。

前些日子,我在桃山林业局白河林场看见改进的冰滑子:他们把冰滑子底上的两根铁丝用两根锯条代替了。锯条比铁丝更坚硬,不会变形,在冰雪上滑行速度更快。那些南方人穿上,在林海雪原飞驰,感到又惊奇又兴奋。

冰滑子可在雪地上滑,也可在冰面上滑。可直着身子像行走那么滑,也可模仿速度滑冰运动员那样曲腿弓腰滑。孩子们穿着冰滑子上学,穿着冰滑子上街,穿着冰滑子东跑西窜。有时,二三十个大大小小的孩子一起涌向北大河,用推子推出一条二三百米长、三五米宽的冰面,或是来一场比赛,或是自由自在地滑来滑去。

冰滑子,是那个年代小兴安岭林区孩子们们冬天必不可少标配,让孩子们的天冬

天充满乐趣。每逢冬季将临,孩子们早早准备了滑子,跃跃欲试。天天盼着上冻,天天盼着下雪。年纪稍大些的男孩子有自己的自力更生自己动手做滑子;年龄小的孩子或者女孩子只能一天到晚的在父母面前撒娇耍须,磨



北国风

风俗画儿

FENG SUHUA ER

快马子

□施立夫

我们说的“快马子”,既不是烟台人说的“快马子”茶炉,也不是《赫哲新歌·打秋皮》中说的:“一条猎犬沿着河岸奔跑,一艘‘快马子’正顶流直上”的那种两端尖尖,稍有翘头,单人驾驶的小船,而是东北的一种大肚子锯。

要知道,在东北“猫冬儿”,一定要有米下锅,有柴烧炕才行。在还没有封山育林的年代,家里没有柴烧,是要被人笑话的。谁谁家懒得一根烧火棍儿都没有,难道要烧大腿取暖不成?姥爷是个勤快的山东大汉,他1958年闯关东来到东北,无亲可投,无友可访,人生地不熟,两眼一抹黑,全凭着一股子勤快劲儿。冬天一落雪,一早一晚他就拉着小爬犁上山拉柴禾去了,还不能耽误白天上班。柴禾拉得多了,就都堆在院子里,趁着大月亮地时候,吃罢晚饭,全家总动员,一起截柴禾。

姥爷到底还是心疼山上的那些树,那都是上好的木材,用来烧火白瞎了。所以,姥爷上山拉柴禾,就专挑站杆儿,就是那些已经枯死了,但还站立着的树。放倒后,装上车,拉回家,因为已经风干透了,又好截又好劈又好烧。中午,姥爷抽空拿出锉,一下一下地锉锯,一个锯齿都不能落下,一声一声地“吱吱”不紧不慢地传来,地下就散落了一地的铁末子,然后每一个锯齿在窗户透射进来的光线里闪着寒冷的光。不用说,这锯晚上截起柴禾来,肯定是锋快锋快的。

姥爷锉的锯,截木头比歪把子锯效率高多了,因此,家乡人都称这种锯为“快马子”。锯长一米五左右,两端有立柄,有齿一侧对称凸如肚状,故又名“大肚子锯”。据说这种锯大约是在1925年前后,从西伯利亚传入中国的。使用时,需要先把木头放到锯架子上,两个人一边一个,站立操作,分别手持立柄儿,一推一拉,像抡锯似的,所以这种锯又叫“二人夺”。两个人密切配合,然后锯齿就“吡吡”地咬进木头里,每次向回里拉的时候,就带出一股子股子的锯末子,洒在鞋面上。



拉大锯。

姥爷家是进场子的第一户人家,进出场子都必得经过。每每有人路过,都会赞不绝口,“你看看,人家这才是过日子人家呢!院子扫得干干净净,样子码得整整齐齐!”场长觉得姥爷给他争了光,给他长了脸,工作上也不落后,场长在大会上表扬过姥爷好几回:“你们大家伙儿都跟人家老歪头儿学学……看看人家工作是咋干的,看看人家的院子,看看人家的样子垛……”

姥爷的样子垛太诱人了,后来就有城里人、外村人主动上门,要买姥爷的样子。我记得那时长一丈高五尺的一丈样子可以卖8块钱,一个月能卖个十几块钱。这当然要感谢一家人的勤劳,也要感谢“快马子”。工欲善其事,必先利其器。没有“快马子”,姥爷家的样子垛就不能那么整齐,或者可能就没有样子垛,当然也就不能卖样子了,生活就会依然紧紧巴巴的。所以很多年,姥爷都把“快马子”视为珍宝,用的时候小心仔细,不用的时候仔细小心,始终铮明瓦亮的,闪着勤快的光,闪着对好日子的向往。

小时候截柴禾,我还爱凑趣地唱起“拉大锯,扯大锯,姥姥家门口唱大戏……”的童谣,那时多开心啊!我长大后,知道了童谣里唱的大锯可能并不是这种锯,而是一种比“快马子”更大的截材和板材的手工锯,也就是童谣中“接闺女女婿”时做家具用的那种。说来奇怪,三十多年后,我读海子的诗歌《麦地》,在读到“麦浪和月光/洗着快镰刀”时,我没有想起麦浪,也没有想起镰刀,想到的却是小时候在姥爷家的院子里用“快马子”截柴禾的场景,一家人说说笑笑的,月光和雪光,洗着快马子……